

藕益大師（一五九九—一六五五）名智旭，字素華，別號「八不道人」，晚稱「藕益老人」。他俗姓鍾，名際明，又名聲，字振之。古吳木瀆（今江蘇吳縣）人。生於明萬曆二十七年（一五九九）。少年時，就著文「闢異端」，「誓滅釋老」。十七歲，因讀蓮池大師的「自知錄」和「竹窗隨筆」等著作，「乃不謗佛，取所著『闢佛論』焚之」。二十歲，因誦「地藏本願經」而「發出世心」。二十四歲正式披剃。二十五歲，受具足戒於雲棲；二十六歲，「重到雲棲，受菩薩戒」。此後，「遍閱律藏，方知舉世積譌」，並「盡諳宗門近時流弊，乃決意弘律」。三十二歲，「擬注『梵網』，作四闡問佛：一日宗賢首，二日宗天台，三日宗慈恩，四日自立宗，頻拈得台宗髓，於是究心台部，而不肯爲台家子孫，以近世台家與禪宗、賢首、慈恩各執門庭，不能和合故也」。三十五歲時，他在佛像前，「更燃頂香六炷，拈得菩薩沙彌鬪」，便決想捨比丘戒，而做「菩薩沙彌」。後來他在「靈峯宗論」中曾追述說：「曇覺比丘多慚，退爲求寂。」此後，他一直以「菩薩沙彌」的身份，從事於禪、教、律兼重的著書立說的活動。「他認爲：『漢末注疏盛，而聖賢心法晦，如方木入圓竅也』。『隨機羯磨』出，而律學衰，如水添乳也。『指月錄』盛行，而禪道壞，如鑿混沌竅也。『四教儀』流傳，而台宗昧，如死執方醫變證也。」（「教觀綱宗叙」）

大師在「閱藏知津叙」中對當時佛教的流弊感慨繫之地說：「諸方師匠，方且或競人我，如兄弟之鬩牆；或趨名利，如蒼蠅之逐臭！或妄爭是非，如癡犬之吠井！或恣享福供，如燕雀之處堂。」他大聲疾呼：「法運日譌，老成凋謝。獸蹄鳥迹，交於中國，乳臭小兒，競稱宗主，拈花微旨掃地。至此，不惟可悲，亦

「融會諸宗，歸極淨土」

——藕益大師的著述和業跡

蔡惠明

可恥矣。」爲了力救時弊，「本宗門種草」，他「平生誓不敢稱證，稱祖，犯大妄語；誓不敢攝受徒衆，登壇傳戒；邇來誓不應叢林請，開大法席。蓋誠不肯自欺自誤故也。」（「靈峯宗論」卷四之一。）

藕益大師一生潛心著述，寫作頗多，在「西有嚙餘自序」中他寫道：「予生平著作自丙子（明崇禎九年—一六三六）春前哀爲『淨信堂初集』。戊寅（崇禎十一年—一六三八）秋前，哀爲『絕餘編』。壬午（崇禎十五年—一六四二）夏前，哀爲『閩游集』；丁亥（清順治四年—一六四七）冬前，哀爲『淨信堂續集』；戊子（順治五年—一六四八）孟春寓藕華塢，凡筆興所至，隨付侍者存之，名曰『西有嚙餘』……」據他門弟子成時在「靈

峯藕益大師宗論序說」載，大師的著述可分兩大類：一爲「釋論」，二爲「宗論」。其「釋論」部分是：

「彌陀要解」一卷，「占察玄疏」三卷，「楞伽義疏」十卷，「孟蘭新疏」一卷，「大佛頂玄文」十二卷，「準提

持法」一卷，「金剛破空論，附觀心釋」二卷，「心經畧釋」一卷，「法華會義」十六卷，「妙玄節要」二卷，「法華綸貫」一卷，「齋經科注」一卷，「遺教解」一卷，「梵網合注」八卷——（附「授戒法、學戒法、梵網懺法問辯」一卷，「優婆塞戒經受戒品箋要」一卷，「羯磨文釋」一卷，「戒本經箋要」一卷，「毘尼集要」十七卷，「五戒相經畧解」一卷，「沙彌戒要」一卷，「唯識心要」十卷，「八要直解」八卷，「起信裂網疏」六卷，「大乘止觀釋要」四卷，「大悲行法辯訛」一卷——（附「觀想偈畧釋，法性觀、懺壇軌式」三種，）「四十二章經解」一卷，「八大人覺經釋」一卷，「占察行法」一卷，「禮地藏儀」一卷，「教觀綱宗並釋義」二卷，「閱藏知津」四十四卷，「法

海觀瀾」五卷，「旃珊錄」一卷，「重訂諸經日誦」二卷，「周易禪解」十卷，「關邪集」二卷。總共四十二種（「序說」謂「共四十七種」），近二百卷。

至於「宗論」部份，由大師門弟子成時輯為「靈峯宗論」共三十八卷，除「釋論」部份的各種專著外，還收入其他雜著。清仁宗嘉慶六年（一八零一年）七月間，和碩親王裕豐在其「書重刻『靈峯宗論』後」中寫道：

「融會諸宗，歸極淨土，一書梗概，畧盡於斯。……是以愈博愈約，至確至神，籠絡羣機，包羅大藏，而列聖不傳之妙，餘蘊靡留。千古未開之權，界藩盡破矣。」既揭示了「宗論」的中心內容，又給予很高的評價。

藕益大師的「彌陀要解」，我已在一四三期本刊「信願持名」一文中作了詳盡的介紹。這裏，需要推薦的是「閱藏知津」，這是一部兼有「經錄」和「提要」特點的著作。

大師在「閱藏知津序」中寫道：

「旭以年三十時，發心閱藏，……隨閱隨錄，凡歷八地，歷年二十禩（年）始獲成稿，名之為『閱藏知津』云」。可見他為寫成此書，化費了二十年的功夫和心血。

「閱藏知津」總的分為四大類，就是：

- 第一經藏，二分：一大乘經；二小乘經。
- 第二律藏，二分：一大乘律；二小乘律。
- 第三論藏，二分：一大乘論；二小乘論。
- 第四雜藏，二分：一西土撰述；二此方撰述。

大乘經中，又分五部：一「華嚴部」，二「方等部」，三「般若部」，四「法華部」，五「般若部」。藕益大師在本書卷二「大乘經藏、方等部二之一」中指出：「……是則始從『華嚴』，終『大涅槃』，一切菩薩法藏，皆稱『方等』經典。今更就大乘中，別取獨被大機者名『華嚴』部；融通空有者，名『般若』部；開權顯實者，名『法華』部；垂滅談常者，名『涅槃』部。其餘若顯若密，或對小明大，或泛明諸佛菩薩因果、事理、

行位、智斷、皆此『方等』部收。」

大乘論中，又分三類，一釋經論，二宗經論，三諸論釋。釋經論中，又分二類：一為西土，二為此土。

「知津」中所收三藏典籍，凡同本異譯，都予注明；有的還注明附見「經錄」。凡一卷以上者，並注明卷數；不足一卷者，則注明紙數。且一律注明南、北藏經所編排的字號。在書末還作了說明：「諸經或已流通，則人多素曉；或雖未流通，而卷帙不多，則人易翻閱，故所錄皆畧。唯『大般若』，實為佛祖迅航，而久不流通，卷盈六百，故所錄稍詳。又『寶積』、『大集』及諸『密部』並『阿含』等，凡卷帙多而人罕閱者，亦詳錄之，庶人染一指而知全鼎之味。」「知津」不但有諸經提要，而且對一些譯文加以評論，如卷六「方等」部，對唐實叉難陀譯的「大乘入楞伽經」，評稱「文筆流暢」。卷七對北宋紹德等「佛說大乘隨轉宣諸法經」則評謂：「叙事不甚明白。」卷九對「佛說報恩奉盤經」，評為「甚簡畧」。卷二十三「般若」部對隨達摩籍多譯的「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」評曰：「文拙甚！」對閱藏者有啟發指導作用。

藕益大師在「靈峯宗論」卷六之一中自述說：

「思樂土可歸，羨蓮師而私淑；綱宗急辨，每懷紫柏之風；護法忘身，願續匡山之派。」

可見他在思想是追踪同時代前輩蓮池、紫柏、憨山等三位大師的。清和碩親王裕豐稱他「融會諸宗，歸極淨土」。可說是對大師思想的概括。他在「融會諸宗」方面做了這樣幾件事：

一、力挽禪風。大師在「靈峯宗論」卷六之四中寫道：「邇來禪道僭濫，余不忍見聞！無論果證絕響，雖路頭端正者亦不易得。每每中夜痛哭流涕！」

明末士大夫紛紛逃禪，禪宗雖「迴光返照」，呈現復蘇現象，但禪風僭濫，流弊叢生。大師繼承並發揚了蓮池大師倡導的「禪淨雙修」的傳統，提出「歸極淨土」的主張，使當時的禪風有所扶正。

二、融會性相。大師在「靈峯宗論」卷六之三中提出：「性、相二宗，猶波與水，不可分離」。在理論上融會性、相。在實踐上，合之則互存，分之則兩傷。他接着闡述說：

「三界唯心，萬物唯識」。此性、相二宗之所由立也。說者謂一心真如，故號性宗；八識生滅，故稱相宗。獨不曰心有真心妄心，識有真識妄識乎？馬鳴依「一心」造「起信論」，立真如，生滅二門，生滅何嘗離真心別有體也？天親依「八識」造「三十頌」，明真如即識實性，與一切法不一不異，真如何嘗離妄識別有相也？龍樹「中論」，指因緣生法，即空、假、中，是生滅外無真如。「楞伽」云：「心意識八種，俗故相有別，真故相無別，相、所相無故。」是真如生滅非一異。……嘗論之：性隨相轉，何性不相？設不遍達諸相無量差別，安知妙性具足如斯染性功能？相本性融，何相不性？設不深知一性圓頓滿足，安知諸相無非事事無礙法界？……是故習性不習相，未有不顛預者；習相不習性，未有不膠滯者。苟因是而求之，深造自得，觸性、相源頭，不離只今現前一念，則知三乘十二分教，皆吾心識注脚，與馬鳴、天親同一鼻孔出氣。」

三、兼重禪、教。大師在「靈峯宗論」卷六之四中說：

「夫禪者教之綱，教者禪之綱也；禪者教之領，教者禪之襟裾、袖擺也；禪者教之根本，教者禪之枝葉、花果也。教家捨其綱領、根本，固為大惑，今禪士復棄綱而獨存一綱，棄襟裾，袖擺而獨存一領，棄枝葉、花果而獨存一枯樹樁，不尤惑乎？嗟嗟！禪與教如何可分？從上諸祖，未有敢離經一字者；從上諸大教主，未有不透徹心宗，得大機用者，何末世視作兩途，真可哀矣！」大師雖非天台宗人，但他所著「教觀綱宗」一卷與「教觀綱宗釋義」一卷，恰成爲後世講、學天台教義者必讀的教材。

四、提倡戒律。大師在「靈峯宗論」卷二之一中提示：

「人知宗者佛心，教者佛語，不知戒者佛身也。倘身既不存，心將安寄？縱透千七百公案，通十二部了義，止成依草附木、無主孤魂而已」他又說：「律學之訛，將及千載，義淨、懷素二

師既歿，能知開、遮、持、犯、輕、重、緩急者，絕無其人！」
「乃決意弘律」。他認爲：「必須禪、教、律、兼重，必須心、語、行備具。否則，佛教將形存實亡。」

五、推崇淨土。大師的推崇淨土，正是「融會諸宗，歸極淨土」的必然表現。他在「靈峯宗論」卷六之一中寬道：

「無淨無穢，籠統真如，即穢即淨，顛預佛性。信釋迦之誠語，悟法藏之願輪，始知若律若教若禪，無不從淨土法門流出，無不還歸淨土法門。予初志宗乘，苦參力究者數年，雖不敢起增上慢自謂到家，而手下工夫得力，便謂淨土可以不生，速一病瀕死，平日得力處，分毫用不着，方乃一意西歸，然猶不捨本參，擬附「有禪有淨」之科；至見博山後，稔知末代禪病，索性棄禪修淨，雖受因噎廢食之謂，弗恤也。於今專事淨土，復餘三載。熾然捨穢取淨，與不取捨原非異轍，較西來祖意，豈不更直捷耶！」在「彌陀要解自跋」中他又強調：

「經云：末世億萬人修行，罕一得道，惟依念佛得度。嗚呼！今其時矣，捨此不可思議法門，其何能淑。旭初出家，亦負宗乘而貌教典，妄謂持名曲爲中下。後因大病，發意西歸。……方肯死心執持名號，萬牛莫挽也。」他在「靈峯宗論」卷二之一中開示了修念佛法門的要訣是：

「念佛工夫，只貴真實之心：第一信我是未成之佛，彌陀是已成之佛，其體無二。次信娑婆是苦，安養的可歸，熾然欣厭。次信現前一舉一動，皆可迴向西方。」

這三種「信心」中，核心是第二種，即「厭」娑婆苦，「欣」淨土樂。厭之又厭，欣之又欣，必然產生非往生西方淨土不可的極其迫切的願望和要求。這便是修淨土者必須具備的思想基礎和心理條件。有了如此基礎、條件，往生就有「左券」。

藕益大師與蓮池（株宏、紫柏（真可）、憨山（德清）等三大師並稱爲「明代佛教」四大家，他們都是禪教兼通，行歸淨土的同時代大德，且均被尊爲蓮宗列祖，在中國佛教史上影響極爲廣泛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業績。他們的著作和教導，在今日仍有現實意義，不僅值得學習，而且還應繼承和發揚。